

# 小长今 哦，

# 妈妈

韦娅 著

小长今校园  
励志系列

小长今  
哦，  
妈妈

韦娅著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小长今4: 哦, 妈妈 / 韦娅著. — 上海: 上海文化出版社, 2011.6

ISBN 978-7-80740-675-4

I. ①小… II. ①韦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1 ) 第081249号

出版人

王 刚

责任编辑

周莺燕

装帧设计

蔡 惟

插图

孔 雀

书名

小长今4: 哦, 妈妈

出版、发行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74号

网址: [www.shwenyi.com](http://www.shwenyi.com)

印刷

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

889 × 1194 1/32

印张

4.375

版次

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
国际书号

ISBN 978-7-80740-675-4/I·582

定价

15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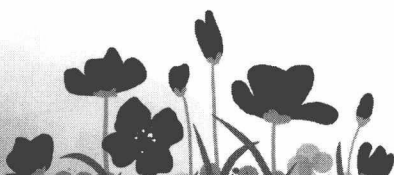
敬告: 如本书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

T: 0512-65381858



## 目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成长的疼痛·····     | 1   |
| 在晚餐桌上·····     | 17  |
| 晦气的派卷日·····    | 28  |
| 有点儿紧张有点儿累····· | 47  |
| 放飞心情·····      | 61  |
| 三个女孩一台戏·····   | 80  |
| 真的在乎你·····     | 97  |
| 哦，妈妈·····      | 111 |



## 成长的疼痛

三月的尽头，树枝上的嫩绿早已格外惹眼，树上细碎的小黄花儿像跟谁抢镜似的，开得一朵比一朵鲜活。真怪，打去年圣诞至今，天好像从没冷过，过了年关，初春本是要寒冷一阵的，立春前后的时节更该是乍暖还寒吧，可你瞧，头顶上的这片天空，像仍在延续着去年暑假那场温馨的梦似的，温暖潮湿，不安，而且悸动。

“这个新年哪，连件毛衣都穿不住，这就是香港啊，暖热成这个样子？”

小长今的奶奶在房间里嘟哝着。行李箱敞开着，靠在床头柜旁，一些花花绿绿的衫裤、鞋袜、保健药啦什么的，



懒散地摊了满床。

小长今把目光滑浪般穿行于书页上的铅字中，可她的怀里却像揣着一股不安分的龙卷风，一次次把她竭力稳住的风帆掀翻。

她斜倚着书桌，小手指头不安分地弹了一下，圆珠笔便在手心里像鸟儿似的飞起，打了个回旋，就像舞台上玩功夫的人。

她不抬头，也不想搭话。她想象着奶奶说话时，脸上那些细密的皱纹如何像湖面的水似的，丝丝缕缕地一条条悠然展开——她笑起来——清理与收拾屋子，化杂乱为有序，是奶奶一种特殊的偏好与快乐。

爷爷一直闲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，他显得有点百无聊赖，手指头不停地在电视遥控器上按着。他搭着奶奶的话说：

“这不是香港暖热，这是整个地球的暖热，咳，是地球出大毛病啦！你看看，多少度，现在这时节多少度？！”

电视机声音呜里哇啦地变换着，爷爷大概在找天气预报台。

爷爷就是这样，来香港探亲，整天除了看报外，就是跟电视机过不去了。他抱怨香港电视台的频道太少了，没有

什么可选择性，节目中整天用的不是英文，就是广东话，播音员在那儿叽里呱啦的，他在下面听着干着急。

“你看字幕嘛！”有时候，少金就会这样提醒。唉，就算有字幕，老人家用眼也有限啊！住了这么些日子了，爷爷连广东话的皮毛都没有摸着。不过要是上街去，他倒还是懂得用“唔该”——那是谢谢——来对付一阵的，也懂得乘小巴用“邀萝”请求司机让自己在路边下车，他那硬邦邦的东北口音，像竹棍子一样直来直去，逗得少金偷偷笑，不时还教他几句。爷爷觉得太困难了，就连连摇头。哼，光凭这一点呀，就足够成为爷爷盼着早点返回北方的理由啦！

少金支起两只胳膊，重又伏在书桌上。外人看上去，她好像正专心致志于应付自己的功课，显出一副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的模样。爷爷奶奶在香港已住了有一段日子了，他们打算返回家乡，回程日就安排在这个周末。一大早，爸爸就慌兮兮地出门了，临走留话，说晚上一家人出去吃饭。

她又一次抬眼望向窗外，午后的阳光正懒洋洋地斜挂在西空。远处淡褐色的山影，在一层薄雾的笼罩下，显得疲惫而苍老，倒是空气中那些悬浮的飞灰在不安地漾着，



像是在张扬着它们细密而卑微的自由。

她的思绪悬浮起来，有那么一会儿的凝神，然后又水草般漾动。坐在客厅里的爷爷正在转频道，陡然间噪音大作。少金微微地一蹙眉，收回游移的目光，挪向书本。

有好些日子了，少金看书时总会走神。以往家里要是别人谈论什么，少金哪里忍得住不插嘴。那一张小嘴像关不住风的竹篱笆，总会吱吱呀呀地跟着风头唱歌。可是最近，情况不一样了。

一些蛛丝马迹的细微变化，正在少金身上悄悄地、潜移默化地蔓延着。对此，也许周围的人并没有特别地留意到，但是，少金自己却明白，她那颗少女的心，总是沉甸甸的，不安，而且焦虑。

她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独处，如果能像一片风中的落叶似的，就好了。飘落的叶子，即使是无声地静谧，也是快乐的。

放学回家，她总是趴在自己的书桌前，沙沙地翻着纸页，或是做功课，或是伏在电脑上查资料，像只玻璃杯似的安分。有时，她就干脆溜进公共图书馆，直到街灯通明时才摸回家门。对家人则说，她现在的功课越来越多了。

当然，爷爷奶奶是极信任她的——何况少金真的是在图书馆用功嘛。只是，你不知道，她的真正目的不在

看书，而是——在回避人群。家里的，或是学校的，都一样。

如果说，过去的少金总是口齿伶俐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话，那么现在的她却是沉思的时候远远多于说话的时候了。

她变了，有点儿反常。

当她突然意识到这一点时，心里头腾地升起一丝莫名其妙的惶恐。她会失去什么吗？或者说，她正在失去什么？那种女孩子的天真、率直，那些五彩的梦、透明的遐思，都会从她身上跑走了吗，连同她的少女时代？

哦，不不，她摇头。可是，她找不到答案。

“小长今啊，做完作业了没有？该收拾一下了，一会儿下楼，我们上街吃晚餐去。”奶奶在说话。

奶奶知道孙女被同学起了个“小长今”的绰号，可是奶奶从来不曾这样称呼过她呀。“戴少金”这个学名虽说她不喜欢，可毕竟已经叫惯了，名字是爸爸起的，搞金融业的人大都对“金”感兴趣吧——这是小长今的解读。奶奶总是满口“阿金”长“阿金”短的，现在，这个被同学仔们戏称的绰号，从奶奶嘴里跑出来，听起来怎不叫人觉得怪怪的。



哦，妈妈

奶奶站在房门口，笑吟吟地，像是揣着什么高兴事儿似的。在光影明亮与阴影的重叠交错下，她那眼眉儿好像画过似的特别黑，看上去炯炯有神采。

少金直起腰朝椅背上一靠，放下手中攥了半天却未曾动一下的圆珠笔，站起身来。

“去美心皇宫，你爸爸订了位啦。”奶奶又说。她绕过桌子，走到窗台边取下衣架上已晾干的衣衫。

少金心里不由得格登了一下，她双唇动了动，似乎想问什么，却又吞了回去，只“噢”了一声，便径直走进了洗手间。

关上门，洗手间大镜子里映出自己光洁的脸，一双明丽的黑眼睛像挂着一串问号，映在自己跟前。

你在想什么？她问自己。

没有，没有想什么。她朝自己一笑。

脸颊上显出两只浅浅的酒窝。她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，白皙的皮肤，小巧的个子，一张讨人喜爱的笑脸——

她不笑了。

这笑容像是别人的，不是她自己。

她不觉得自己开心，甚至对“开心”这个词儿，都觉得陌生起来。沉默独处是一种难得的享受，就算是什么也不想，只是一味地空坐着，看天空的云，折一片给自己做翅

翼，轻飘飘飞起来，也足够她愉快好一阵子了。

反而，挤在人堆里，她会感到不安，感到烦躁。说话变成一种沉甸甸的负累。本来，与同学仔相处一起，她是开心的。她会佯装有说有笑，应接着别人的话头发表意见，甚至课堂发言也努力去争取……

只是，她越来越强烈地发现，自己渴望的是一个独处，绝不是吵吵嚷嚷、嘻嘻哈哈的人堆。于是她借故跑出去上厕所，或者下楼去零食部，哪怕只是片刻，躲开惹人心烦的喧哗，总是好。

这一切，是为什么？

她的目光无力地滑落了。

是为了她吗——吴老师，她的班主任？

难道，她真的不欢迎那位即将加入这个家庭的人吗？  
难道她向父亲那些开诚布公的表白，全是掩饰，是在编造假话，哦，她在作假？

啊，欺瞒……是她在欺瞒别人，欺瞒周围的人，甚至也包括——她自己？

她慌张了，感到胸口堵得慌，闷得她伸手捂住心口，努力地吐出一口长气。

镜子里女孩子的一双眸子，顿时布满了委屈的光影。



她伸出指头，拧开水龙头。透明的水柱渐渐地溢过指尖，掌心里瞬间蓄起一汪清悠的水。她伏下身，把脸儿埋在手心温热的清水里，轻轻地扑扑脸蛋儿，抬头，镜中女孩的两颊红润起来。

不，她是喜欢吴老师的。不是吗？吴老师也真的不容易，何况，爸爸也是爱她的，那么，少金当然也得接受她不是吗？应该，不，是必须。

是必须。

她困难地吞咽了一下口水，喉头干涩，她感到渴。

有人敲洗手间的门：“阿金，快一点啊。”

“哎，知道了。”少金应了一声。

她急匆匆拉过毛巾擦干脸上的水珠。衣衫很快就换好了，鹅黄色的紧身小短衫，细细的花边绕着她白皙的脖颈，或者——她该佩一件饰物的，她想。伸手开门时，她又朝镜子里的自己望了一眼，确信没有任何可疑的泪痕后，才拉门出去。

走进小房间，她迅速地翻找抽屉，找出一只精致的小首饰盒，轻掀盒盖，一条紫水晶项链婴儿般温顺地睡在里头，她小心翼翼取出，然后，挂在颈上。

“哟，真好看啊！”奶奶夸赞了一句。

“谢谢奶奶！”

少金看了奶奶一眼，奶奶换上一件鲜亮的碎花薄衫，显得有点隆重。她不知道奶奶的话是在赞孙女的衣衫呢，还是孙女颈上的项链。抑或是，两者兼有吧？紫水晶链子衬着鹅黄的衣衫，佩在少女光洁的脖颈上，当然是好看的，美的。

小长今由衷地一笑。心下却又寻思，奶奶不是曾经在她面前嘀咕，这昂贵的链子对于一个小姑娘来说，是太不合适了吗，现在她是不是改变了眼光啦？不过，这念头才一晃，就滑过去了——少金可不会笨到要将人家说过的不中听的话，再重复一遍呢。她抢一步上前，拉开大门，让爷爷奶奶走出去，然后自己来锁门。

一家人进入电梯门，门合上了，门上的红灯闪着，一层层下移。从梯门光亮的镜面上，可以看到那条漂亮的紫水晶项链在灯光的反射下熠熠闪亮，十分抢眼。对于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来说，也许，它确实是太奢华了一些吧——就像奶奶所指的那样。她下意识地捂了一下白皙的脖颈，把项链往衣领里塞了塞，希望遮着点儿。

可是，她喜欢它，不是因为它的奢华，绝不是。

她伸手又抚摸了一下项链，清涼涼、爽朗朗的，就像妈



哦，妈妈

妈给人的感觉。这是妈妈送的生日礼物呀，是妈妈亲手挑选的，上面还留有妈妈细长的手指尖的温度，不管它值多少钱，或者根本不值钱，都是她珍惜的好东西，她把它看作是妈妈给自己的护身符。

哦，妈妈。

妈妈自办了离婚手续飞离香港，便销声匿迹了。她甚至也没有想到给女儿传一封电邮，哪怕几个字。也许是她太忙了，也许，她已经展开了一段新的感情生活——就像爸爸。

少金这样寻思着。

她宁愿相信，妈妈是因为离开这个伤心地后，再也不想重新触及它了，香港是她一块余痛未了的伤口，一碰就痛，甚至在夜里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哭，痛不欲生。妈妈对女儿的思念，是不可能消逝的，只是，这可爱的女儿已成了她一条触及伤痛的导火线。为了避免伤痛，她忍痛割舍了与女儿的联系。

是这样的，她肯定。

打开MP4，周杰伦的一首《听妈妈的话》，就像一个男孩子用顽皮的弹弓，弹击着她隐隐作痛的心腑。“听妈妈的话，别让她受伤，想快快长大，才能保护她。美丽的白





哦，妈妈

发，幸福中发芽，天使的魔法，温暖中慈祥……”

少金眼窝有点发涩。

如果妈妈可以快乐，可以忽略女儿的存在而忘却伤痛的话，那么，少金接不到妈妈任何的信息也心甘情愿了。她真不想自己只作为一块纪念伤痛的意义，而存在于亲爱的妈妈与爸爸之间。

这样想着，她的脑门猛地一阵发涨，像忽然吞了一口抹了过多芥末的寿司似的，辣得她眼睛都睁不开来，那锋利的感觉刺得她几乎缓不过气来。

少金喜欢吃寿司，校外街口那家日本料理店，是她和同学午餐时常常光顾的去处。那一团平凡的小饭团儿，竟可以弄出令人着迷的味道来，你永远不会腻烦它，虽然它有时真辣，但那辣有劲儿、有魅力，既带着意大利男高音的激越与高亢，又像是夹着陕北黄土坡的苍凉，它让你呛鼻、流泪，满脑门被炸开一般。你却放不下它，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它，围着它转，做它的奴隶。

这不正像人与人之间的某种纠缠不清的感情吗？

少金无力地垂下头，不愿意再想下去。

美心皇宫的门面红得映人，镀金的字流光溢彩，果然带点儿“皇宫”的意味儿。下午六点，按本地一般人的晚

餐生活习惯，算是稍早了一点，一眼望去，灯火辉煌的大堂里，一张张罩着雪白桌布的餐台仍空着，只有三两个有客。红衣女侍者将他们安排好了坐下，一壶热腾腾的新茶就泡好端上来了，一个穿黑西装系领结的小伙子把一份印制精美的菜单递过来。

“哦，我们还得再等一会儿。”爷爷客气地解释道。

“还有两位没到呢！”奶奶连忙补充。

少金一听，脸上呈现讶异的表情，她看了一眼爷爷，又看了一眼奶奶。

“是三位！”爷爷纠正奶奶的话，向小伙子吩咐道，“你还得多放一副餐具呢！”

少金的表情更奇怪了，神色显得迷惑不解。

“啊，明白，一共六位。”西装侍者笑容可掬地应声而立，“请，几位先喝茶。”说着，他躬身为桌前每一个人跟前的茶杯里，一一添上热茶。侍应做到这个份上，真叫敬业乐业了。

“噢，阿金，你爸爸没跟你说这事吗？”爷爷像是这才意识到了什么似的，语义含糊地向小孙女问道。

“这……”少金先是摇了一下头，又连忙点了点头。她“嗯”了一声，两眼落到冒着热气的白色茶杯上，伸手想去